

## 读中文系是父亲的愿望

以前父亲来客人,我都会坐在他旁边陪着。父亲常常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与客人说话。但是,把我们儿女作为话题来谈,却是很少的。那时候,我想当演员,想考戏剧学院想得一头糊涂。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小老头,个子小小的,叫吴晓邦。吴晓邦是舞蹈演员出身,非常有名,当时是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我对他崇拜得不得了。吴晓邦和我父亲坐在沙发上聊天,说了许多话,意思是,现在的舞蹈学校培养学生的方法非常糟糕,用培养运动员的方法培养舞蹈演员,只是练功、练功,从早到晚练功,虽然有一些文化课,但非常松散,不是真正的学习;真正的舞蹈家要非常有文化修养。

父亲这时就不失时机地对我讲:你听听看,不读书,肚子里没有学问,学表演学得就是有了一身好功夫,也是跳不出来的呀。他回过头跟吴晓邦说,我这个女儿呀,就是想学表演。这是我头一次感受到两位大艺术家对艺术教育的忧虑。

那时我已是高二的学生了。高中三年,是我发生质变的时代。那几年,我特别容易忧伤,常常莫名其妙地对什么都不满,好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傲慢得要死。后来被大哥训了一顿:你有什么资格不高兴,你有什么资格不愉快,你什么都没做,什么本事都没有,你得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以后,才有资格发牢骚。一句话把我说蔫掉了。

我原来一直想演戏,想考北京电影学院,父亲便很



名人传记

傅益瑛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友情推荐

傅抱石之女、旅日水墨画家傅益瑛,亲自撰写了此书,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表达了傅益瑛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事落实一下吧。结果父亲回了一封信给母亲,说你要劝她别动这个脑筋,信中好像提到金山透露的一个信息,电影学院附属中学当年不招生;金山还跟我父亲讲,叫你女儿到我们“青艺”来好了,把她交给我就行了。

父亲跟母亲信上讲的这些事情,只是说明朋友间表达的一种关心而已,我心想,不上电影学院也行,只要能够登台表演,管它“青艺”不“青艺”。接着父亲又写了封信来,当母亲把那封信给我看的时候,我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坏的父亲,痛苦得要命,在马路狂奔,心里乱喊,我被爸爸毁掉了,祷告莎士比亚来救我。

父亲回来后,我就不理他了。我发现我每次不理他,他都会来讨我的好。

对我的学业,父亲的愿望就是让我去南京师范学院读中文系。我自己不愿到师范学院读书,师范学院毕业后是当老师的,而我最不愿意做老师。考大学,我最想读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做记者,但是那年复旦新闻系不招生。父亲认为我的想法太简单,他说南京师范学院那时的师资力量是最好的,文科的骨干如唐圭璋、孙望等全在南阳。

我被南师录取后,记得中文系主任孙望有一次在路上遇到我,告诉我,傅公在路上碰到他,说我这个女儿要读你们学校,无论如何,你们要给我的女儿打一个很好的中文底子,有了好的中文底子,将来做什么都行。孙望则说,他的儿子想学画,问父亲他的儿子能不能拜到门下跟你学画呀?古时有“易子而食”,我们就“易子而教”吧。

## 干掉希特勒其实很容易

我平均每周都在总理府过两三个晚上。在希特勒身边工作需要熬很长的时间,每天常常超过8小时。如果举行招待会或夜间接待,晚上一般都要加班。最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在门口值班,守着总机和衣帽间。如果晚上有什么需要,希特勒一般都会让人通知我们,他知道突击队有一个小组昼夜在那里守卫。

夜晚,总有一名同志在工作人员入口处执勤,这个人口位于右边院子的尽头,面向厨房和楼梯,只有一名突击队员整天守在这里。如果某个人想在大白天把希特勒杀死在床上,他完全可以打这里经过,让卫兵给一名他知道姓名的总理府工作人员打电话,等他取下听筒时,用毒气或警棍废掉他。接着,他只需登上22级台阶,推开从不锁死的房门,并在不大的卧室里迅速完成工作。另有一支巡逻队不时在威廉大街上走动,楼道里大部分情况下只有一名卫兵,没有其他警戒,希特勒的私人房间前没有任何人执勤,也就是说很容易对付。

这里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其他安全措施。实际上,一直到第三帝国崩溃,也没有加强警戒。直到最后几个月,在总理府花园站岗的德意志安全部才增加了人手,但仅此而已。

在整个战争期间,尤其是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极少出门。实际上,他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除了去伯格霍夫和临时指挥所。他很少离开总理府,不再在街头露面,不愿出席某个机构的开幕仪式。总之,他不会像30



纪实文学

【德】罗胡斯·米施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中当值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见证了历史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文字整理。

年代初那样,为参观一个博物馆或观摩一场演出而外出。

有一天,一名“老人”告诉我,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有一个人曾坚持让希特勒光临凯瑟赫夫酒店,那里有四位音乐家在演奏优美的音乐。这个人懂得如何显示自己的说服力,鼓动希特勒某天晚上前往那儿一饱耳福。那天,希特勒步行去了这个离总理府一百米之遥的地方。幸运得很,音乐会博得了希特勒的欢心,以致他决定几天后故地重游。

第二次再赴酒店,希特勒很快感到有点不对劲,他对面坐着的人与上次惊人地相似。当音乐家们拿起乐器时,全场的目光都特别执着。直到第二天,卫兵们才得知,酒店老板获悉希特勒会驾到后,将大厅里的座位全部预订下来,一张票也没卖。服务员们则把希特勒用过的杯子和餐具全部卖掉了。

希特勒的莅临之地屈指可数。奥地利维也纳-巴伐利亚咖啡馆是他最钟爱的一家慕尼黑黑餐厅。一般情况下,有很多看热闹的人前来助威。“老兵”们事先曾告诫我,如果出现大量人流,一定要倍加小心。如果有些人离车或希特勒太近,我就得上前阻止,甚至将他们向后推,但是,动作一定要轻柔。据他们透露,希特勒不能容忍护卫人员对公众动作粗暴。

我发现,希特勒很关照身边的他所欣赏的名人。每年圣诞节前,希特勒都会给许多演员和艺术家送花。每年临近12月24日,我们便负责将这些礼物送上门。我先后见到过霍夫纳这对孪生姐妹舞蹈家、歌唱家奥尔嘉·契诺娃、捷克女演员利达·巴洛娃,后者就是那个听说与戈培尔有关系的女人。

有一年,我见到了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他因将柏林交响乐团打造成一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交响乐队而受到希特勒的高度评价)。我必须将其中一个包裹送到他家。那天,他正好在家,便请我进客厅。这个人高大伟岸,肤色白皙。我将礼物给了他,并没有留意到大师的反应,立刻离开了他家,上了一辆由总理府司机开的车。

## 怡又出事了

距离领证的日子越来越近,怡也忙碌起来,她说她再也不敢进小木屋,有些东西想拿到别墅里来,要我陪着一道去,这样我就陪着怡陆陆续续地取走了一些东西,小木屋几乎成为一座空楼了。

10月28日的晚上,我准备着行李,因第二日一大早要赴上海开会,怡说还有墙上妈的那张童年的照片没有取回,准备把它拿回来,问我有没有空陪她去,我说我要去开会,上午八点钟准时到达,没有时间了。怡没有做声,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半天她才说了一句话:“小华,我怕,你早点儿回来。”

怡后来没有再说话,我揉揉眼睛,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由于疲劳,也许我产生了一些幻觉,但不知为何,今天的怡既熟悉又陌生,既清晰又朦胧。

第二日一大早,我就醒来了,而怡还甜甜地睡着,眼帘低垂,睫毛微翘,具有一种诗意般、梦幻般的优美,我吻了她一下,轻轻地说了声,“怡,我去上海了,好好在家待着,等我回来。”

怡“嗯”了一声,并没有睁开眼,身子也没有动,我又叫了一声“怡”,只见她猛地睁开眼,眼睛射出一阵幽迷的光芒,然后脸上出现一种痛苦的表情,我真想把她拉起来,问一问,然而,时间不允许了,我匆匆拿起包,只听到怡轻轻地说了声:“早点儿回来,我想你。”我应了一声,便匆匆下楼,出了门,来到车库,打开车门,驱车去接小李。

到上海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拨了怡的手机,机子是通的,可总没人接。八点半



都市小说

刘志庆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Z市某电子公司经理方小华结识了利用暑假来公司打工的女大学生林怡,两人坠入爱河,后造访其家,方知林怡是他曾经暗恋过的女知青林彩萍的女儿。方小华瞒着这对母女,周旋于她们之间,从母女两人身上寻求不同的情爱刺激,但,纸是包不住火的……

怡才能使我放心,她在这一场变故中,承受了她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痛苦、压力呀,回去后,我得好好照顾她,为了爱,也为了萍姐。

我拨打了小李的手机,叫小李赶快来我房间。小李来了,她听了我的述说后也吓了一跳,她催我赶快回去。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快到无锡时,手机响了,我忙掏出手机,肯定是怡打来的,大约刚才她有事出去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我一按接听键,传来了怡的妈妈极其惊慌的声音。

“小华,你在哪里?”  
“我在路上,快到无锡了。”  
“家中出事了。”我听到她用极其凄惨的声音说着,但由于轿车的马达声太响,一时没听清楚。“喂,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我连忙问了句:“萍姐好些了吗?怡呢,怡在干什么?”

此时手机里传来了怡的姨父的声音:“小华,没什么。”可从声音来判断那声音明显带着紧张与恐慌。“没什么,你快点回来,有事要商量,我在你的别墅前等你。”  
“什么事?”

“嗯。”对方迟疑了一下:“回来再说吧,你千万不要到其他地方去,直接回家,我在你家门口等你。”

“行,我马上就到。”我一说完,对方就挂机了,这一下弄得我更紧张了。出什么事啦?是不是萍姐醒来了,不会呀,醒来了,他们肯定会说的呀。那是什么事,会不会萍姐的伤情恶化了,天哪,如果是那样,这日子怎么过呀,我的心怎么能承受得住呀。

我把车开上快车道,把车速调到最高挡,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起来,向着Z市飞速奔去……

## 送包子的一胖一瘦

二十日十二时四十分。一大筐热腾腾的羊肉包子,一大桶香喷喷的枣儿米汤。几个帮着,忙乎了一阵子,一个人跟前便放了一碗包子一碗米汤。村长拣了满满的一碗,轻轻地递给了乡长。乡长也不说啥,脸上也没任何表情,接过去吃起来。也许是真饿了,也许这肉包子实在是香。谁也没再客气,连书记县长也立刻就吃得津津有味。

两个送包子送米汤的,也根本没讲客气,蹲在一旁大吃大喝,一副不吃白不吃的劲头。两个人一看就知道是本村的农民。只是看上去胆子挺大,也许是不知内情,好像并没有把窑洞里这些书记县长的放在眼里。两个人都是一副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样子。而且个头做派都差不多,只是一个胖些,一个瘦些。窑洞里顿时一片浓浓的羊肉香气和响亮的咀嚼声。

“村长,听说老三也死啦!”胖子嚼着嚼着就突然问。瘦子也停了嚼嚼痴地直往村长脸上瞅。

“嗯。”村长点点头。

“……嗨!老三再一死,四兄弟可就全完啦!其实那弟兄几个,不就是个老三么。”胖点的很是惋惜的样子,一边自言自语。

“昨天的事到昨晚的事,你们也都说了?”老所长依然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

胖子显出被小瞧了而不以为然的神色:“我们啥不晓得?告诉你,我们全都晓得清清楚楚。”

“噢?”老所长显出吃惊的样子。紧跟着,窑洞里所有的人也全都显出吃惊的样子。

“其实呀,昨天打架的事



名家新作

张平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残疾人狗子,被安排当了护林员,这是一个肥差。却招来了灾难——有人断他的水,断他的电——这些事情原来是在附近村里居住的“孔家四兄弟”干的。狗子忍无可忍,以鲜血流淌的身子,爬行到村中,用仇恨的子弹将“四兄弟”一个一个杀死……根据《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获得2006年度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哪个不晓得,若是人家四兄弟在,你算个啥!这会儿还能轮上你坐在这儿充大头!”

胖点的好像不管窑洞里都坐些什么人,也不管村长的脸上能不能搁得住,就只是一边不停点地吃,一边不停点地说。

“照你们这么说,赶打以前,全村的人提前就都知道?”公安局局长突然问。

“那还有假!四兄弟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别说你个护林员,就是再厉害的,也照样敢收拾你!谁晓得那小子真不识时务,可能没尝过四兄弟的厉害。”胖子又扯到了前边的话题上。正想往下说,就让瘦子给打断了:“如今的事,不出人命,屁事也没有,四兄弟又那么有钱有势,咋打也是白打。”瘦子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像扯远了,就赶忙打住,留着让胖子说。

“狗子越是不吱声,人家就越没命地打。真是给打坏了!就这么踢哩踢通,踢哩踢通地,一眨眼工夫就打得了人样。眼见打得都不行了,围着的人还是不住地打,挨着啥就用啥打,有的用棍子敲,有的用竿子捅,有的用石块砖头砸,打到后来,有个家伙就抱过来这么大一块石头朝狗子的好腿踢过去。”瘦子用手比出一个老大老大的空间。

“……我说你俩别这么胡编乱侃的好不好!”村长忍耐不住的样子,一脸恼怒地说道:“你们晓得不晓得,说这些都要负责任的!”

“咋啦咋啦!这事情还不是明的!村里的人,谁没瞅见!连老四也死了,还怕啥的!我都不怕哩,你村长还怕啥的!”胖子依然一副不把村长瞧在眼里的样子。窑洞里一片死一样的沉寂。